

# 山歌塞断九条河

□ 昌昊

最近,一位北方来广西旅游的朋友懵了。  
他说,在桂林阳朔漓江边大榕树下,导游说,刘三姐是桂林人,大榕树是阿牛哥与刘三姐的定情处,也是刘三姐与众乡亲赶歌圩对歌处。导游还播放了电影《刘三姐》的片断为证。他对此深信不疑。  
过了两天,他到了柳州,在鱼峰山脚下,导游说,刘三姐是柳州人,刘三姐年轻的时候就生活在鱼峰山下,现存对歌坪、三姐岩、麻栏石等遗址。为了纪念刘三姐,柳州人在鱼峰山脚下矗立了一尊高3.8米的刘三姐汉白玉雕像,是全国最大的刘三姐雕像。导游还给游客讲,刘三姐不满莫老爷的逼婚,宁死不屈,勇跳小龙潭,感动了鲤鱼精,小龙潭里的大鲤鱼驮着刘三姐升天成仙的故事。导游还即兴唱了一首山歌为证:“柳州有座鱼峰山,山下有个小龙潭,终年四季歌不断,都是三姐亲口传。”他半信半疑。

再过两天,他到了宜州下枳河的流河寨,导游又说,刘三姐是宜州人。三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,村边的大龙眼树就是当年阿牛哥与刘三姐的定情处,这个乡就叫刘三姐乡,这个村就叫刘村。村里有对歌台、三姐故居、壮锦织布机

着他满脸的疑惑,我解释道,刘三姐是歌仙,山歌传到哪,她就是哪里人。在珠江下游许多地方,刘三姐已不叫刘三姐,叫刘三妹!我有电影《刘三姐》的歌曲为证:“山歌好像泉水流,深山老林处处有。只因生来爱唱歌,四方漂流难安身。”

哦,原来如此!他如获至宝。刘三姐作为壮族歌仙,深受广西各族人民的喜爱,真的是山歌传

到哪里,她就在那里扎根传颂。

朋友问我,刘三姐真是歌仙么?她会唱多少山歌?

我说,电影《刘三姐》中唱道:“你歌哪有我歌多,我有十万八千箩,只因那年涨大水,山歌塞断九条河。”

“哇噻,这么多?那她最喜欢唱什么歌?”他又问。

我说,可用《大地飞歌》的歌词称赞她:踏平了山路唱山歌,撒开了渔网唱渔歌,唱起那牧歌牛羊多。牡丹开了唱花歌,荔枝红了唱甜歌,唱起那欢歌友谊长。唱过春歌唱秋歌,唱过茶歌唱酒歌,唱不尽满眼的好风景。唱过老歌唱新歌,唱过情歌唱喜歌,唱不尽乡亲们的好心情。

“哦,真不愧是歌仙!”朋友称赞道。

## 刘三姐家乡的那条河

□ 陈世才(壮族) 文/图



游船行进在江中,把平静的水面划开,形成阵阵涟漪。涟漪在碧波上散开并向岸边扩散,随着扩散的涟漪望去,岸上的风景也就映入眼帘。前进的水路,跟进的画廊,蓝天下的岸崖,山青映着碧水,可谓是天连水来水连天。游船于三江口转进下枳河,音响适时传出动人的歌声:“我爱刘三姐门前那条河,滔滔江水荡清波……”哦,原来来到了刘三姐家乡的那条河,美丽的下枳河,生出歌仙刘三姐的地方。下枳河两岸青山如黛,河水澄碧,幽静恬淡,犹如现代桃花源。她美,美得让人心颤,难以忘怀;她幽,幽得只闻鸟语水咽,再无杂音;她名,名在刘三姐的身份,“话说广西成歌海,都是三姐亲口传。”这就是流传在广西的赞颂歌仙刘三姐的山歌。刘三姐是歌仙,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。而刘三姐的故乡就在这下枳河边的下枳村,于是到刘三姐故乡去感受一下歌仙家乡的美景,也就成了人们向往之事。

要到刘三姐的故乡旅游,当然不仅仅是看一个下枳村,主要还是一路观赏刘三姐家乡的那条河——下枳河沿岸的风光,它的山山水水,它的人文景观。下枳河沿岸风光是非常美的,它的人文景观也是丰富的,因而观赏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,欣赏刘三姐旅游系列的民族风情也是非常棒的,如此旅游,可算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。

当然,要畅游刘三姐家乡的那条河,出发地还得从宜州城开始。先到宜州城下榻,然后从宜州城乘船出发。须知,到刘三姐故乡旅游,得走水路,在刘三姐家乡那条河里行船,一路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,可令人情趣盎然。而走旱路则是在山间行走,虽有林木松风的陪伴,却缺少了水的衬托,也就少了许多情趣。到刘三姐家乡畅游,最吸引人处当是刘三姐家乡的那条河——下枳河。下枳河发源于宜州市北郊8公里的龙洲岛,蜿蜒曲折顺流而下至三江口与龙江河交汇,流程约17公里。此河段水质碧绿清澈,山峰秀丽纤巧,可谓是山水交相辉映,风景美不胜收。乘船游赏,收入眼底的是沿河两岸的青峦叠翠,竹树绿茵,旖旎风光。流入耳畔的是汨汨水语,山歌互答,声声悠扬。

从宜州城出发,乘船先沿龙江顺流而下,不久便到达三江口,然后进入下枳河,然后溯流而上,一望就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景观映入眼帘。首先是位于三江口的“望妹崖”屹立于下枳河与龙江的交汇处。传说当年刘三姐因爱唱山歌讽刺财主而被财主忌恨,在她砍柴时被财主谋害推入河中,幸亏刘三姐命大,被山上砍下的树枝藤条截住坠入下枳河,她没有死于非命,被树枝藤条载着顺河流漂往下游,一直漂到柳州被阿牛哥救起。而刘三姐的哥哥得知妹妹落水后很着急,沿着河岸一路寻找下来,到三江口被石岩和江水拦住去路,于是在崖上望了三天三夜,后来外出寻找,才在柳州找到妹妹。

从三江口的“望妹崖”转入下枳河溯流而上,两岸青山排阔,在清澈的河水里又倒影成一道水下青山门户。如遇晴朗天气,青山蓝天则与绿水交相辉映而美不胜收,所以彩调剧《刘三姐》中就有了老渔翁的“天连水来水连天”的佳句,而剧中陶李罗三秀才不解其中味而责难老渔翁,结果老渔翁一番解释让三秀才露出蠢材嘴脸。一路水程,沿途还有定情树、三姐庙、三姐传歌台、下枳村、手巾岩、下枳山等景观。而下枳村则是传说中刘三姐的家乡,下枳山则是传说中刘三姐砍柴时被财主谋害的地方,据说现在山上峭壁上还有刘三姐的“木扁担”斜插石缝间,已历千年而不朽,如今已经化为石头。当然,到刘三姐故乡旅游,还得到民族风情区去领略一下壮族民歌的特色。如今沿下枳河两岸,已经开发多个旅游山庄,在那里,你可以和歌手们对歌,也可以参加一些民族风情娱乐,尽情地放松一下,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。你听:“你想唱歌就上坡,你想打鱼就下河,你拿竹篙我拿桨,随你撑到哪条河。”歌仙找你唱歌来了。

## 醇香的侗乡酸味

□ 杨明(侗族)

早就听说堂叔要起房子了,因平日没有空去帮他,于是我特地把工休时间安排在他起房子的那几天,回去至少也可以帮点小忙。

堂叔可厉害了,两个小孩一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,他起的木房框架所有木料都是买的,柱子都是粗大而均匀,建起的房子框架结构别具特色,而那几天的伙食也都是侗家土货,什么土鸡、鱼生、土鸭、牛瘪等等,当然最受大家喜欢的还是那醇香的酸鱼。

摆在桌子正中的那一碟酸鱼,色、香、味样样俱全,它切成一细条状的,红润的肉色和醇香的酸味总是引诱着你的双筷往那夹去。一细条酸鱼入口,浓郁的独特之味扑鼻而来,慢慢品尝,它醇香肉脆,味酸回甜,含在嘴里,不舍吞下。

吃着吃着,以前奶奶给我们腌酸鱼的那一幕幕场景又出现在我眼前。那时,爸爸妈妈开田水捉鱼回来,奶奶就负责在家腌制,她先将鱼洗净破开,取出内脏,用盐均匀涂抹其全身,洒在盆里三四天;等盐全部溶化后,将鱼放在火堂上任其被自然生火做饭产生的烟熏三到五天,然后用清水洗净再熏,让鱼肉变干变硬。

过后,奶奶就用糯米甜酒糟或糯饭精拌细抹,使糟饭的黏液涂满鱼身,装进瓦坛或大木桶。木桶腌制的还

要在酸鱼上盖上两三层洁净的布,然后盖上桶盖,在桶盖上压几十斤重的石块,将酸鱼压下桶底,让盐水浮面,隔绝空气。有时,奶奶也用坛子腌,坛腌容易封闭,就是不让坛沿水干涸就行了。

那时候,我们家的三楼里专门有一个房间是装着这些制酸的坛坛罐罐的,大大小小十几个,有的是腌酸猪肉、酸鸭、酸鱼,有的是腌辣椒酸、笋酸、姜酸、豆角酸、蒜苗酸、黄瓜酸、萝卜酸等等,那些坛罐长年累月默默蹲在屋角里。奶奶还时常给坛沿加水,万一不留意水干就会漏气,所腌的酸就变味了。

“奶奶,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酸鸭肉呀?”那时,刚刚腌完,我就跑到奶奶怀里摸着她的下巴急促地问。奶奶总是耐心地回答说,菜类的酸一般三至五天就可吃了,而酸猪肉、酸鸭、酸鱼的一般过三至五个月才可取出来吃,有些可以存放几年,时间越长味道越好,它可生食,亦可煮食。

为什么利用腌酸来储存食物呢?奶奶给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,她说相传侗族人的祖先原以狩猎为主,打猎要靠运气,猎物时有时无,时多时少。有时多了吃不完,当时保存条件有限,所剩的猎物变味而烂掉,少不了要挨饿。于是有一位极有智慧的先民想了一个办法,将吃不完的猎物切成小块,与吃不完的米饭和辣椒装入木桶,用树叶等物盖上,再用石块紧压。十天半个月,甚至一个多月时间后,存放在木桶的兽肉不但不腐不臭,吃起来味道还鲜美可口。从此,大家效仿,并不断改进腌制方法,世代相传,沿袭至今。

于是,制作酸味也就成为侗族人的绝活,酸猪肉、酸鱼肉和酸鸭肉这“侗家三宝”便成了接待亲朋好友的佳肴。



## 父亲的果园

□ 蒙福森

从我家出门向东,经过一片竹林和两个连通的水塘,就是一片辽阔的田野,再继续向东走大约几百米远的地方,有一条河流,河流没有名字,静静流淌的河水日复一日,就像乡村的日子一样缓慢流动,波澜不惊。河边,有一个果园,面积约有两亩左右,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:芭蕉、龙眼、芒果……这就是我家的果园,准确地说,是父亲开垦的果园。

果园是我父亲搬掉一块块石头、拔掉一棵棵草根、挑来一筐筐泥土……开垦出来的。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村里刚刚分了责任田,人们对于土地的感情和眷恋十分浓厚,人们除了种好责任田外,还在河滩、田角、山岭等地开垦荒地。

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,人到中年,头发已经花白,满脸皱纹,仿佛刀刻一样。他和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一模一样。他不辞劳苦,常年在田里忙碌,一有空闲,便到河边去开垦荒地。先是圈定一块石头比较少的地方,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土里一块块地刨出来,接着,用挖出来的石头把这块地围起来,四周砌成石

墙。

一晃就过去了三年,有一天,当父亲正式宣布他的果园已经完工时,我们一家人跑到河边,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令大家无比吃惊:四堵砌得方方正正的石墙,一大块平整的土地,分成一畦畦,肥沃的泥土是父亲从远处一个小土丘一担担挑来的,细碎的泥土没有一根杂草。我们从一个篱笆门进去,踩在软绵绵的泥土上,闻到了泥土的清香,眼前晃动着父亲汗湿衣衫的身影。沉默寡言的父亲蹲在田头,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劣质旱烟,双眼迷离,神情满足,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这片土地。

不久,春天来了,春暖花开,草长莺飞,一望无际的田野满眼碧绿,这是一年中家乡最美丽的季节。在一个细雨霏霏或者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父亲和我们在果园里种下各种各样的果树:芭蕉、龙眼、芒果……果树尚小,我们就在地里种下花生、黄豆、木薯等作物。秋天,农作物有了收成。又过了两年,那些果树慢慢地开花结果……这时,父亲整整三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微薄的回报。父亲用那些收获的农作物和水果换来为数不多的钱,供一家人的日常开支,供我们兄妹上学,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,直到大学毕业。

一晃过去了20多年。如今,父亲的果园依然绿树成荫,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。而他却像那些树龄老大的果树一样,变得老态龙钟。他的手脚像干枯的树枝,缺乏弹性和血色,他再也不能在田野里劳动了。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,他会到果园里走走,看看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触摸那段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,回忆他们走过的平平淡淡的一生。但我知道,父辈们那热爱土地勤劳俭朴的品格,已溶进了我们的血管里,静静流淌,生生不息……